

东风入岙映碧海

□翁盈昌 文/摄



盼乡邻日子如海上朝旭，蒸蒸日上，红火绵长。

初夏和风，润物无声。2010年，东沙百余亩土地上机器轰鸣，东荷嘉园的崭新轮廓，在青山碧海间缓缓铺展。往日散落杂乱、低矮陈旧的老屋，化作错落有致、黄墙红瓦的雅致新居；曾经零散荒芜的旧宅基地，如今街巷规整、草木葱茏、烟火氤氲，宜居亦宜静。2011年4月，200余户乡亲悉数乔迁入园，小户型温馨雅致，中户清静安逸，大户开阔明朗，每一栋小楼，都盛满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殷殷向往。次年，老年供养中心落成投用，老有所养、老有所安，民生暖意温润东沙每一个角落。

新局既定，更谋前路。乔迁的欢欣渐渐褪去，新的迷茫悄然萦绕人心：农田流转之后，传统耕渔生计渐行渐远，往后营生该何去何从？

幸有时代新风再至，破开发展迷雾，送来振兴新机。村党支部审时度势，依托东沙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，引领村民兴办渔家农家乐，让碧海金沙化作富民兴家的金山银山。

80后村民小张敢为人先，倾尽积蓄潜心研学经营，将渔家古韵与滨海风情相融相合，开出东沙首家农家乐。从最初门庭冷清到宾客络绎不绝，从单一民宿住宿到规模化滨海度假驿站，她的创业之路，如一束微光，点亮了全村百姓的致富征途。

胡信忠静观故土沧桑变迁，心底满是欣慰与动容。眼见外出游子纷纷归乡扎根，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，从起初数十家，发展到百余家。每一家农家乐的灯火，都映着乡邻舒展的笑颜；每一缕鲜香海味，都氤氲着寻常岁月的甘甜。

他陪着老同学漫步东荷嘉园，看精致阳光棚取代老旧篷布，看整洁街巷游人笑语盈盈，看经营乡邻谈及家乡蝶变时，眼眸里闪动的欣喜光芒。他细数东沙点滴蜕变、罗列发展翔实数据、讲述乡土暖心旧事，言语间的自豪与深情，皆是对故土最深沉的眷恋。这从来不是简单的村落新旧更迭，而是他守望一生的家园，在时代新风里绽放的绝代风华。

东沙之美，既有山海馈赠的天然本真，更有破茧蝶变的惊艳气韵。十里金沙宛若玉带蜿蜒，镶嵌于青山碧海之间；东沙滩形似弯月舒展。每至初夏晴日破晓，红日喷薄出海，霞光万顷漫洒沧波，金浪层层奔涌而来，东沙涌日胜景醉人，醉了四方游人，亦醉了胡信忠一腔拳拳乡土心。

记忆里的沙滩，沙蟹、叽咕蟹、沙蛤藏满童年野趣；如今这片海湾喜迎八方来客，游人踏浪逐沙、观海听涛，昔日静谧古朴小渔村，已然蜕变为宜居、宜游、宜养的滨海康养胜地。村居周遭，皆是如画盛景。左倚青龙首，东沙度假村依山傍海而筑。无边泳池揽尽碧海长天，高端民宿酒店错落排布，270度超广角海景视野，将滨海度假的悠然闲适诠释得淋漓尽致。右踞白虎首，国际海岛旅游大会永久会址巍然矗立，汉唐雅韵交融碧海风情。青花瓷清雅含意，木雕工艺温润古拙，既沉淀着东沙千年人文底蕴，亦让这座滨海古村乘风而起，走向山海阔境。

满目山河新貌，尽收眼底，镌刻心底，也让他对故土的继续眷恋，愈发醇厚绵长。

初夏清风再拂东沙岸，旧貌新颜尽入山水画卷。年逾八旬的胡信忠，土生土长东沙人，以一生守望见证古村蝶变，以满腔赤诚抒写乡土深情。古老渔歌仍在山海间婉转回荡，振兴新曲已在初夏和风里铿锵奏响。东沙承山海灵气、借时代东风，于青山碧海间续写乡村振兴的崭新诗行；而胡信忠的乡土眷恋，如山海悠远，似初夏风柔，藏于缕缕海风、寸寸金沙，与这片土地的新生岁月相依，生生相伴。

二十年

□郑凌红

时光川流不息，在人生的旷野上飞驰而过。此刻的我，如堕云雾之中，思绪缥缈，不敢相信数年前的经历，真实地发生过。

是太久了，久得不敢确认眼前的自己和眼前的事物。事物包含他者，他者包含恰同学少年的往昔岁月，往昔岁月可堪回首，扑棱棱飞出一行行醉人的诗句。一个人，从一座熟悉的城市，赶往陌生的城市。出发，饱含了说走就走的冲动。在全世间游走，有时候，某些决定，需要勇气。下了车，竟被牵头筹备活动的杨同学猛然叫了一声。我说，这地方不好找啊。幸好，导航太给力，零距离送到目的地。她脸庞亲和，眉眼如初，笑靥似风，其亲切感不亚于寻常人被陌生的眼神所感动的瞬间。

二十年了？当我看到微信群不时跳动的讯息时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往事如风也如浪，我一抬

头，是一个刹那。一低头，又是一个刹那。人生总是为情而来，哪怕刹那。

约莫在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春花四溢，流水逶迤。看着曾经的同学们，出现在隔着屏幕的视线内，感慨万千。这样的感慨，是心头微微一颤。曾经，各奔东西，几许困顿，几许奔波，几许踌躇，在各自的心灵渡口，不想驶离自己的岸。曾经，怕岁月不饶人，执手相看，竟一时语塞。好在，春天的盛大依旧如约而至，嫩叶的绿意有如洪水漫涨。也许，在各自的生命轨迹之外，很多事物并不会改变。

不变，是美好的。世界斗转星移，而我未曾改变。

身居上海的姚同学，一如既往地热烈。在我眼中，她是一个简单明媚的人。记得在象牙塔里，总觉得她说的话是班级里最多的。因为

语速快，反应敏捷，口齿清晰，说话之间有一种很明确地想把自己的想要表达的内容一气呵成，不容打断的坚定与执着。极少看朋友圈的我，偶尔翻看她的朋友圈，便知道是多年的摸爬滚打和在旅途的阅历，让她有了“归来仍是少年”的风采。

这些年，抛开生活的琐碎，我似乎更学会了爱自己。是把自己当作自己，也是不把自己当成自己的那种爱。从每一段经历到每一个笔下的文字，从遇见每一个人，到怀念每一个人。每当看到她捧起书本的样子，便觉得往事没有模糊，没有遗忘。那是她如茶的样子，如花的心事，也是冠领群芳的样子。尽管有时候，月白风清，人影在地，却也是红尘的一桩过眼繁华，可悉心珍藏的书签一枚。想起书上记载的境界：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面貌像孩子……

第二天返程时，临时起意，去了梅家坞。喝茶、吃地道的农家菜。食得七枚枇杷，虽少了泥土之味，却也嚼出了灼灼其华。在等待与等待之间，午后困意袭来，不知今夕何夕，有清丽淡雅之意，有醉眼朦胧之意，有竹林听风之意。水流在那里，如同时间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静默无语。

没承想，昨夜睡得晚，依稀做了一回梦，惊讶如一朵花开。临床而卧，是昔日少年，唱着友情岁月的歌，歌声如风雨飘荡。窗帘未全闭合，甫一透亮人就醒了，鸟鸣在耳，隔墙有佳人洗漱声，想来正描红妆。天气升腾，心旷神怡，有乘风翱翔的念想。

聚有时。散有时。一日一夜的饮食起居，瞬息即去，又一个春天走向深处，山色空濛，虽不见在远处，可见晃悠悠的时光，总让人意犹未尽。

海上花开

□吴永谷

前阵子翻到一本书，叫《甬城草木记》，写的是宁波常见的花草。封面上印着“江南四季花历，甬城草木地图”，读来让人心生羡慕。我合上书想，要是有人为舟山也写这么一本草木集，想必一样精彩。舟山千岛，万顷汪洋，天地这样开阔，花草也该开得浩浩荡荡才是。

我住在岱山岛，舟山的第二大岛。每年开春，最先报到的是长河路的郁金香，一株株亭亭玉立，走在路上，就知道春天来了。紧接着，各小区的茶花也开了，红艳艳的、粉嘟嘟的，在家门口就能赏一回花。再往后，岱东的油菜花闻听春讯，呼啦啦全开了，黄灿灿一片，蜜蜂忙得团团转，游人也跟着来了。玉兰、海棠、二月兰、紫荆、绣球……都排着队，一拨接一拨地开。

我以前总念着故乡的好，那里四季如春，花木葱茏。可今年，当我把镜头对准这座小岛，才发现自己一直低估了它。它总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譬如浪花。岱山的海不是一味地蓝，浪也有自己的脾气和花期。我初到岛上，一眼望见黄黄的海水，浑浊浊的，心里着实失望。同事说，等天晴就好了。果然，一个晴好的天，我去鹿栏晴沙，海水竟然蓝了许多。我赤脚走在沙滩上，海浪推着，叠着，远远地朝我涌过来。从

小在内陆长大的我，头一回见这阵仗，激动得在海边撒开腿跑啊跳啊。

后来朋友从外地来舟山找我，我带她去衢山岛。我们都是头一回坐摆渡船，新鲜得不行，一起站在甲板上吹海风、看风景。浪花一朵朵在船底碎了，又开了。每朵浪花都不一样，有的来得缓，悠悠地拍着岸；有的来得急，“哗”的一声就打在礁石上。船开了一路，浪花送了一路。

我忽然就懂了那首灵感出自舟山群岛的《军港之夜》：“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地摇……”这么美的地方，谁看了不想吟一句诗、唱一支歌呢。

下船时，我们看见船上有拉蔬菜的车、拉快递的车，还有拉着水泥、沙子的。朋友问我，那岛上的人全靠船运物资，要是连着几天阴天怎么办？我说，总会放晴的嘛。其实我心里想的是，住在岛上的人，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他们有的是办法。

朋友假期结束要返程了，我送她去车站，递给她一个小摆台，刻着“乘风破浪”，是浪花的形状。那时候我们刚毕业，前路茫茫，心里都念着李白那句：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愿我们都能早日上岸，找到自己的港湾。

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里写舟山，有一句话

我一直记得：“这块地方的岛屿多，安全的停泊港也多，可以容纳任何大船。”这样大的海域，这样多的港口，装得下万千船只，自然也装得下一个漂泊异乡游子。

后来我果然在这座岛城安顿了下来。我常常去海滨看那些泊着的船，一艘挨着一艘，齐齐整整，船头都立着五星红旗，在海风里轻轻摆动。远远望去，煞是壮观。这是我故乡没有的景致，那一刻，它比任何花都动人。

我忍不住凑近了拍照，在一排“浙岱渔”当中，竟发现一艘“闽福鼎渔”，赶紧拍下来发给大学室友，跟她开玩笑说，以后想我了，就坐这艘船来岱山找我。她后来说，当时看着照片就红了眼眶。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，她嫁去了福鼎。看到那张照片，觉得我生活的城市和她远隔的地方，竟有一丝牵连，格外亲切。我说，咱俩本来就只隔着一片海，你并不孤单。

后来她约我去吃福鼎肉片，我邀她来吃梭子蟹。去年秋天，她终于跨过那片海来找我了。我们站在码头拍照，傍晚时分，渔船正陆续归来。一位路过的老大爷看了说：“来这个码头拍照的，还是头一回见。”我们笑不作声。于我们而言，这个码头装着的是重逢，是欢喜。

“无数渔船一港收，渔灯点点漾中流，九天星斗三更落，照遍珊瑚海上洲。”舟山连名

字都跟船有天然的缘分。每天有无数的船远远地来，也有无数的船载着舟山的海风驶向四面八方。

我有时登记业务，问对方号码，那人说：“留我老婆的行不行？我老在海上，接不到电话。”多少船、多少船员散落在海面上，据说每10个海员里就有一个来自舟山。他们在海面上开出独属于舟山的花，把海岛人的淳朴、善良、勇敢，带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有一天下班，同事说带我们去她嫂子那儿取水仙花种球，我便跟着去了。车子停在小院里，那位渔嫂抱出一箩筐种球，让我们自己挑。我问她：“嫂子，你怎么种这么多水仙？”她笑着说：“水仙好养，给点水就能活，开出来的花还香。”回来的路上听同事说，她表哥常年在海上，嫂子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，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，从不抱怨，得闲了就种种花草。我忽然想起舟山的市花就是普陀水仙。那一刻觉得，岛上的每个人都是一株水仙，不管种在海边还是土里，都能扎根，都能盛放。

我爱这座繁花似锦的海岛。它和故乡一样，花木葱茏。但它还有别的花，海浪和船只是开在海上的花，鱼鲞和鱼拓是开在风中的花，渔味和渔歌是开在唇齿间的花，怎能不叫人迷醉呢。